



護園
貽福
願編

服部文庫
4 17
2148



弱蔽

夫為政必以寬猛相濟過於寬則弱過於猛則強寬猛相

用是以難矣強之弊君不期侈而侈至夫差——是

也弱之弊大臣不期權而權至燕噲——是也又有

不問寬與猛委政于大臣惟逸遊是好者晉平公——

是也政之難如小鮮信矣哉今昇平二百有餘年人

休息文明之化沐浴雨露之澤各可不治家國以答

深仁厚澤之至恩乎予欲述政易生弊以示子孫以

為弦葦之佩焉於是取諸卑近之事初揭弱之弊次

凡人

以強與逸庶幾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之義也如行文之拙

君柔自卑示寬之甚大過不督大姦不罰則下欺而

狎於審夫有過而不罰御之以德而民畏於斧鉞者

明主之事也豈方今庸主所能企及邪亦醜婦之傲

嚮者耳矣如此則左右諸臣咸不恭曰於君則無患

唯於大夫可畏也至失敬於大夫大夫罰之必稱君

曰予苟有一日長于爾執簡策而蒞於士民者君余

位也君余之所在而蔑之者無君也無君可忍孰不

可忍我豈敢私乎哉以君故也君之無威唯大夫之

為聽則大夫擅賞罰私政教而其言於君者唯其大

畧耳故君不記治亂不解下情不知賢否不辨是非

有罪不能罰焉有善不能賞焉弱愈弱而大夫之權

威成矣故左右之臣畏大夫也甚於君其事君也不

忠是無他故君微也君微則無恃寵之臣或先候之

世為社鼠城狐者於是反抑厭是以無社鼠城狐也

何則社傾城壞也弱以朋淫則大臣易位焉恃以諂

諛則大臣側目焉故能端々焉列國之大夫權貴之

門為政出令不問善惡因循舊制使君不聽焉故君

者少長於婦人之手坐卧於深宮之居常愒々目不見先王之書耳不聞賢人之語不知人情不辨是非端坐以受群臣之朝賀以為是君也而不學大夫庸愚之士觀而寬之聞而仁之是有君之咎而實偶人耳夫如此則雖柔順无逸時或有嘉言雅行臣下無敢知之唯臣下所聞知而稱譽繫於君者細事也某有若過某者司有若失請罪不報其於執政居常謙遜終至曰君畏憚執政當此時則如雪行勞賜從者酒臣下尚知其出於君之意至賞罰黜陟之次則以為皆自執政出故恒言曰酒令新下今大夫不好酒故也某大夫好射御故善其技者進焉當此時大夫諸有司有黜免者在下皆曰彼人有才同僚相比黨退之以遲且曰君之恭儉謙遜大夫不察焉身襲錦繡口飽膏粱貪財賄賣嘗罰大逆無道也於是設嚴酷之法則皆曰亦大夫以苛之不已也於是君實患之有設寬政則皆曰大夫欲馳已之虐之不已也憚衆之毀咄我以甘也是不學大夫以君意不泄於下為君之威使下知政成於執政大夫也是以誹謗不

在於君至美事盡歸於大夫耳弱而過於謙則賞罰皆歸大夫則諸有司不從於己者不使在於君之側是以君有所欲為巧言飾辭鳴不便不德於君前則君亦改更不得如意為之置顧慮意或命出於君大夫非矯之之難知下之毀譽皆在於已故不必矯大夫之意無一不行焉然則謂之為大夫後亦不誣也此君以謙遜為大德不知禮之弊也傳云儉德之共也夫節衣服飲食宮中之用似易實難而君能為之然弱之甚惟躬為之不禁大夫士之驕奢則下亦不化耳如此者出入局促嚴憚大夫不能豫遊不能從好其寃至忽文武矣夫文武者不可闕一者也而省費不為雖憚大夫之見乎弱闇亦至矣雖則無社鼠城之臣而有借上之家使人咸曰與其媚於奧也寧媚於窞窞不可不察也

逸君

凡人君非有不弱不強抑損委人者其抑損也非退讓矣欲縱其欲故抑損飾外也其委人也非知因賢而委委委委委委妓玩好之蕩情由藝末妓之悅心朝夕寢處心在於

此而不在賞罰故委政於人也愛左右妾妓故多嬖
人內寵欲樂以永年故有大夫可憚者則寬待悅之
以及諸有司是以有諫者未必敢拒焉左右嬖人亦
僅示威而已要之不問治亂不察下情惟耽樂之從
者也是之謂逸君如其下情率與弱君類

強蔽

夫邦君剛強而自好自用則事多就於左右便嬖之手
不由大夫政以好惡偏矣乃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
病便佞之士用焉直言之臣退矣於是乎左方便嬖

巧言令色莫所不至矣侮慢大臣舞弄長者遂至使
君陷於驕奢淫逸乃大夫欲藉其美而去則憚於君
奮然怒則君辱身死故夫佞者益悅君之耳目和
君之顏色據其腹有之出入揚々以為唯得不能於君事
莫不成也故視大臣猶小吏倨々威莫之與京譬諸
社鼠城狐出入於城社食人黍稷人欲浸之則浸於
城社欲灼之則灼於城社使其縱橫焉是皆君好自
用不敬大臣以驕奢強暴為威也書云自用則小豈
唯小邦之喪亂可立而待夫如此則下民騷動怨望

大夫皆曰何大夫之瞶瞶不能強諫使有苛政猛於
虎我至於此極也大夫豈少乎唯懼眾之甚一人不
能強諫雖其心知君之非然獨眾大夫其或有寵大
夫而以君命逞己之志欲亦實不察以為出於君既
漸察之尚觀君任之而不移曰何君與大夫為虐於
國也夫君猛則大夫我躬不問豈遑憂他恒恐懼於
免眾遂嚴憚於左右於是乎使左方便譬愈得馳其虐
專其請謁亦勢之必至也所得於此者進失焉者退眾
競求媚不已所畏在於此不在於大夫是以朝有五

阻而善人不得進矣君惟慢遊是好放蕩無度或受
馬好騎非以為馭也畜養交易射重利以供婦人玩
好宮室臺榭珍禽奇獸奇器之費融于酒淫于色惟
婦言是聽是用女謁盛於內而賢人携於國便佞
頑童昵其在內則溫顏示和編加祿賞居朝則強暴嚴
酷狠用刑以為人君之德者也非不知所惡之有善
也以其所惡推之是以善良有切者動得眾焉非不
知所好之有不善也以其所好推之是以宦官嬖妾
及其所進者皆輒得賞焉凡此皆猛勇多才好自用

也可不慎諸書云君固以辯言亂舊政臣固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享于休

協和

政在擇人任賢任賢則下無遺材下無遺財則上下和故政治邦安不任賢則諛臣進諛臣進則人不自安故國亂國危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在君與大夫乎大夫國之柱石也夫柱石脆則室家傾大夫弱則國微故大夫不可不威也過於威則偏於權強兼弱大乘小於是乎求寵祿者相望於門乃權臣欲顯已

之威之急也舉附於己者將加諸膝至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雖曰不欺君吾不信也彼亦上恃權貴之援賤而妨貴小而凌長觀大男子僅如嬰兒乃至僚朋之弱者不能和協不能獨立阿諛苟合耳矣乃見有善人欲舉之則彼不肯聽於是取其所悅者以言則彼陽為不然者然心之所愛終言為可亦終令弱少者阿諛苟合也言而不議事而相讓不違是務之謂同非余所謂和也委一人僚朋總已而聽已不違而廷無爭之謂阿非余所謂和也切々思々論過責

善爭於公順於私相愛相養相輔相成是之謂和爭
於公苟無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則論尚堅白辨
如懸河是非雜駁唯恐吾言之不聽終至翕々訛々
謀諸言則以公事為私之謂各以心為心如此則國
危小人之為贊能言能訛以此觀大夫有司無所不
言矣夫大夫諸有司之執事而不讓任臆而行或有
屬官聽於己者即不顧左右任口言是非析毫釐則
小人輩相言以為智若謹慎者屬官聽於己乃謀僚於
友思念而後析是非則小人輩言以為遲鈍殊不知

謀於僚友者信不智乎任口而言者信智乎下之毀
譽亦不可不察夫大夫之所以為大夫者言稱詩書
行由禮義見君之善雖小則顯諸國見其不善雖細
則隱諸國但其不學也觀其罰有眾以為暴觀其宥
有罪以為寬以此稱寬於國隱暴於國矣所觀異而
所賞隨異不亦過乎政之要在安民安民之本在賞
罰賞罰也者民之柄也故賞罰當則賢人進姦邪伏
國家安富蓋一物失理則民無措手足也晏平仲可
謂善為政矣昔齊人轅擊相犯以為樂禁之弗止晏

平仲患之一日出行乘新車服良馬與人相犯也即
破車放馬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
乎然後國人乃不為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
肯止賞罰始於大夫而後行於下矣大夫賞而不罰
則下不信不服君子有小過小人有小善大夫不得
無過今之君子惡過之顯於衆也必文必遂固不知
孔子曰過則勿憚改也夫大夫衆之望也國之紀也
政所由廢興也故所守不厚則下不行所禁不固則
下不止守不厚禁不固而厚責於下由教而責其成也

豈可得耶邪小人之諂諛便佞唯色是視故不陽稱大
夫之過是以其自視滿然不省以為無過故糾過賞
善君也格非補闕大夫也糾過賞善而大夫不疑格
非補闕而君不疑弗後始可言和有過自上辱之則以
為失大夫之威是何心也貴名利也貴名利者常狐
疑於心如晏子可謂棄名利也大夫有權者言多行
則小人輩多歸之乃亦拘名利欲其言行益顯故已
所言欺君誣衆百計成之或與同等言他人在側則
詭辨謾禮以威加之故小人輩求職仕者畏其威阿

其權奔走供命於是常始以利事而會如其言則小人輩愈信且畏曰某大夫權而威黜陟皆出其意不悅於彼則不獲於上又其親戚義故出入其門者為衆所選而進則復曰某所陟也予嚮論之果如其言夫選舉豈一執政所能為乎然小人輩如是其聒且曰假令大夫之威權至親戚義故則不能獨舉然同僚相阿黨而成之是以比々奔走供命政之柄不得在一大夫一人執其柄則邪慝不期而至至而成一人執柄而不驕者其唯賢者乎故有同僚而尽規補

過事不紕繆而政和豈唯大夫然至小吏亦然今之吏相為同僚也言而不違退而誹謗或有忠信之人厭之不樂者輒譖之大夫為大夫者不可不察也其好讒也既譖一人又譖一人而不知譖己者又在後也亦猶螳螂與黃雀相譖如此殆虛其官則能巧言令色者得獨全矣於是言伺者以充官則既已施恩且為長者乃後之伺不得不唯々聽命焉况敢譖迺邪慝傲慢唯己之所欲也勢則然由此視之相愛相輔則身全名存苟諛邪以為心則身死名滅可不慎

諸有邪慝傲慢違己之欲者僚友不盡規則尸位素餐也尸位素餐者亦不可以膺仕矣有進言者宜先賞之賈之則勸不然大夫諸有司以己之意斥之謂害于某事或眾其人謂誅政不忠也誣大臣不敬也如此者不臣莫甚焉夫取言可用則用之苟數其所杆格則不一而足也故置小障害而取用之則大言終至大言至而國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所言有杆格而不可用其所杆格不可稱則已苟可稱則詳說之使其知焉庶幾不使失意焉夫疑亂之階也大夫不先去則下狐疑至大夫之不良唯有隱無犯君出賞罰則疑有內奏請謁乃君亦觀其所選舉而疑其有所比周如此則君臣皆疑而不和甚邪顯榮於上而賢良隱蔽於下傳云有君疑於臣則下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

納諫

說命云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古之明主有赫々之德而待諤々之臣其猶病諸况今之人不有諫輔弼之臣雖僥倖國之不乱猶之郤步而求及前人不

可得已愚闇之君自用自用則唯々之佞進而諂々之忠退唯々之佞進而諂々之忠退則耳不聽善言與聾無以異焉是以益愚闇矣為人臣之道觀其過則規觀其惡則諫觀過惡而不規諫是之謂不忠之臣君自用臣不忠天下之至危也古者諫有五義各異其方管晏之輩常能諫其君亦不出五諫難矣哉為諫也無論君之柔順易諫至其強好驕奢淫逸知不可且為之曰人生如朝露見晷則消胡不曰喜樂且以永日究其死矣即壤土矣其智足以飾非辯足以禦諫矣是以諫者諷之猶且未能使彼心降也何況直與正乎世之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者有恒言曰孔子以諷諫為善曰信而後諫直與正難矣哉仕者不悅乎君則不信不信則不能格其心之非也予待其信而後為之是其難之至矣假令初執其志悅於君則寵光至寵光至則驕至於是乎無復它顧之意始之所執者移矣乃與便嬖無以異也大抵諫之術唯惡之責而無時稱其善則君心忌故聞其履聲觀其衣冠始以為復謗予也心有物而諫終不

可得已愚闇之君自用自用則唯々之佞進而諂々之忠退唯々之佞進而諂々之忠退則耳不聽善言與聾無以異焉是以益愚闇矣為人臣之道觀其過則規觀其惡則諫觀過惡而不規諫是之謂不忠之臣君自用臣不忠天下之至危也古者諫有五義各異其方管晏之輩常能諫其君亦不出五諫難矣哉為諫也無論君之柔順易諫至其強好驕奢淫逸知不可且為之曰人生如朝露見晷則消胡不曰喜樂且以永日究其死矣即壤土矣其智足以飾非辯足以禦諫矣是以諫者諷之猶且未能使彼心降也何況直與正乎世之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者有恒言曰孔子以諷諫為善曰信而後諫直與正難矣哉仕者不悅乎君則不信不信則不能格其心之非也予待其信而後為之是其難之至矣假令初執其志悅於君則寵光至寵光至則驕至於是乎無復它顧之意始之所執者移矣乃與便嬖無以異也大抵諫之術唯惡之責而無時稱其善則君心忌故聞其履聲觀其衣冠始以為復謗予也心有物而諫終不

容矣是故或稱善或言過而後諫始行矣世人謂稱
君之善嫌於諂諛者不思之甚豈可拘々哉孔子曰
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身危而
不行諫亦無益矣諫之為道難矣哉唯度主而後行
者聖人之教人之所知也豈待言邪

揣情

下之於上能毀譽有二人於此其一人大夫之族若
朝夕其門者其一人非大夫之族又不朝夕其門者
而年兄弟也才兄弟也經術文章走馬控弦皆兄弟

也上擢其一人充顯職大夫之族若朝夕其門者則
皆曰彼實有大夫之援而然此年非少於彼也才非
短於彼也經術文章走馬控弦非劣於彼也然以無
援見擢棄也又曰大夫豈得獨舉彼哉亦唯僚友相
比周而推然人固非附於青雲之士亦必終朽而已矣
它微細之政皆莫不相言以為談柄焉是小人之言
無足用者焉雖然若有如此者年歲道藝皆兄弟則先
舉非大夫之族不朝夕其門者庶幾下能絕望於諂
諛焉而親於大夫遺之則將或遺材焉不可不察也

若有賞罰大夫之舉則明布告諸下使皆知其有此
善有此不善不則聞其賞曰大夫何善受賞如此大
而速士庶人何尤為善久為功大而賞未及焉聞其
罰曰大夫何罪受罰如此大而速其必以有犯君之
顏也君弱則曰它大夫妬以譖也故明布告而知其
善惡則曰大夫有善君能知之大夫有不善君能罰
之君之明也是以衆悅而以情歸焉故不可不布告
也然政責不泄焉則亦可以義制也夫下民之言不
可不察也感乎善則歌以美困于惡則諷而刺夫閤

老參政尚能上諸口况諸候之民於其上乎詩三百
多出於田畷紅女之作小人之言其可忽諸君大夫
不聽將曰違乎善矣豈可以言已之可否置而不問
邪傳曰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
曲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尽規親戚
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
而不悖夫匹夫婦之言難入於君上之耳故務聽如此
其至矣亦敬天敬祖敬民之義也文王任於有司而
不聽所以為文也豈凡庸之主成長於深宮之內而不

聽之比哉。小人之言不可不察也。命人各言其志。大夫至士及委曲小吏不問貴賤。長幼君命之。大夫布之。當此時能毀譽者。或反默。如此不忠。或一言而不用。則不復謂君不信我也。如此亦不忠。凡小人之言。志常以為何施而不可。不知彼之所通塞於此。此之所害于彼。一彼一此有杆格者。而存也。是亦不得已者。上之所擇在焉。而小人常失志於此。故下命曰。夫政有小事。有利害言其或有所不用者。當不為始。棄而怨然。尚為卡和氏之泣者。不忠莫大焉。上之所

好文則下常稱文。器之所好武則下常稱武。器之上之所好惡。下必有甚焉者。傳云。不知其君觀其所使。不知其人觀其所友。君好道則文武之士茁然生。好逸樂則便佞之嬖滋蔓。是故為人上者。可不朝夕於道。昵近文武良材哉。

大尾



